

五四運動



動言集②
蘇銳鴻

五四運動是一個反帝國主義侵略、反軍閥統治的愛國運動；不但喚起青年一代關心國事的風氣，更深化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展。

中華民國成立後，革命成果為軍閥所奪取。他們出賣國權，爭鬥不休，烽煙遍及全國，人民不滿政府的情緒，日益高漲。

一九一五年，袁世凱不理國人反對，接受了日本的《二十一條》，日本得以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。一九一七年，段祺瑞藉口對德宣戰，向日本借款，日本要求駐軍青島和濟南；一九一八年，北洋政府在給日本的覆文中，有「欣然同意」字樣，日本在山東的特殊權益，得到確認。日本不斷的侵凌，引起國人激烈的反日情緒。

一九一九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，戰勝國在巴黎開會。我國代表向和會提出取消《二十一條》，並收回德國在山東的特權。和會以中、日糾紛不屬議程之列，不允許討論取消《二十一條》。至於德國在山東的特權，日本出示北洋政府「欣然同意」覆文後，和會同意由日本繼承。消息傳來，舉國共憤，五四運動因而爆發。

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，北京學生舉行遊行

示威，高舉「外爭國權，內除國賊」的旗幟，要求懲辦對日交涉的官員——曹汝霖、陸宗輿和章宗祥。遊行隊伍行至東交民巷西口各使館區時被阻，於是改道前進，轉向趙家樓曹汝霖住宅。大隊在曹汝霖住宅搗亂，章宗祥剛巧在曹家，給學生打至重傷。盛怒的學生從車房找來汽油，放火燒屋。警察總監帶隊趕到，大部分遊行示威的人已經撤離，北大許德珩和在外面維持秩序的三十二名學生，被捕入獄。

五月五日，北京各大學學生代表開會，決議自即日起罷課，並通電全國，請求支持。北京各界、全國各地立即作出強烈反應，要求釋放被捕學生，懲處賣國賊，拒簽和約。七日，北洋政府在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以身家作擔保、七所院校校長聯名保釋，以及孫中山先生的呼籲下，釋放了被捕學生，蔡元培校長率領全校師生歡迎獲釋的學生回校。及後當局下令要查辦北大，並要各校將被釋學生送交法庭審訊；教育總長傅增湘不肯副署解散大學令，並約同各校校長一起辭職，以示抗議。

面對強大社會輿論壓力，北洋政府終於順從民意，釋放被捕學生、罷免曹陸章三人，並

着令出席巴黎和會代表對簽約問題見機辦理。六月二十八日，團長陸徵祥同意了顧維鈞的意見，拒絕簽對德和約；山東問題亦遂成懸案，使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權益的夢想無法實現，而五四運動亦告一段落。

這次拒簽在我國近代外交史上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，標誌着我國外走向獨立自主，不再任由列強的擺布。這是中國第一次堅決地對列強說不，打破了清末以來無力抗爭的外交局面。這更是中國外交勝利的起點，自此以後，我國一步步奪回了喪失的主權。先後廢除了與德、奧之間的不平等條約，收回了德、奧在中國的租界，以及八國聯軍時期被德、奧掠去的文物。

至於學生在遊行示威時出現毆打、縱火等破壞行為，著名學者梁漱溟則不予認同，並加譴責。他在《國民公報》上發表了一篇名為《論學生事件》的文章，表示「即使是愛國急公的行為、縱然是國民公眾的舉動，也不能橫行；絕不能說我們所作的都對，便可以用『正義』的名義來行使暴力，就連犯法也可以使得。」

五四運動，波瀾起伏，是近代史上最轟轟



▲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刻有五四運動浮雕。資料圖片

烈烈的學生運動，也是影響近代中國最為深遠的群眾運動。五四運動顯示了對帝國主義和軍閥不可妥協的抵抗，喚起國人的醒覺和國家統一團結。

五四運動時提倡思想自由，陳獨秀、李大釗等北大學者乘時提倡馬克思學說，在各地成立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」，不少青年知識分子深受影響，促使中國共產黨的成立。五四運動意義重大，時至今日，仍然對我國各方面有着重要的影響。一九四九年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正式宣布五月四日為中國青年節。

虎毒不吃兒



如是我見
周軒諾

前不久媒體報道了一則五歲女童被虐致死案的宣判新聞，遇害女童的三十歲生父和三十歲繼母謀殺罪名成立，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判處死者生父和繼母終身監禁，夫妻倆承認的兩項殘暴對待兒童罪罪

成，判監九年半，與謀殺罪同期執行。而繼外婆兩項殘暴對待兒童罪也罪成，判監五年。此案揭露於二〇一八年一月六日，女孩亡故已有三載，如今兇手罪有應得，要一輩子坐牢，冀能告慰亡靈。

案件披露受害女童長期受到生父和繼母虐待，包括用藤條與拖鞋攻擊身體和臉部、被掌摑、要銜餓、長時間罰跪、罰站、罰抄、被迫吃生父和繼母食剩的飯菜、冬天時要在客廳睡覺，死前更多次被拋上天花板導致頭部嚴重撞傷。

我不欲再口誅筆伐遇害女童的生父和繼母怎麼狠心、怎麼禽獸不如，畢竟他們要囚禁終身，等於要反省一生、內疚一生、抱憾一生。當然我也感到心寒，腦海裏充斥着一連串疑問，心想世間上有很多夫妻因為先天遺傳病或者身體原因，千方百計、絞盡腦汁終究仍得不到自己的骨肉。那個父親卻忍心對自己的親生孩子痛下毒手。如此憎恨女兒，視對方如草芥，到底有什麼理由非要置對方於死地不可？是仇恨女兒生母、報復前妻的一種發洩？是為了討好現任太太？是女兒極度頑劣，做了些傷透你心、不可原諒的事？還是當女兒為玩具物

件，可以肆意妄為地拋擲？

未幾電視新聞又報道，一名三十七歲女子因與丈夫發生爭執，盛怒之下將怨氣發洩在分別七歲和十歲的兒女身上，把攝氏八十度的熱水淋向女兒頭部及幼子背部，導致兩個小孩身體二級燙傷。

我之以前跟同事食飯聊天，講到家長與兒女相處的話題時，曾提及老生常談的「天下無不是的父母」「虎毒不吃兒」。那時候某同事還抬槓道：「也不一定。」引來其他同事爭相發言討論。現在發生這些悲劇，雖未至於當頭棒喝，但我始終要承認虐兒事件的存在和嚴重性，唯有安慰自己、自圓其說呢喃着：「嗯，不一定……但這只不過是個別事件，是例外，是心理變態，是極之罕見的少數，絕大部分爸爸媽也不會傷害自己骨肉的……」

某個電視節目訪問過一些育有智障孩子的父母，他們紛紛表示擔憂自己過身後，智障孩子不懂得照顧自己的起居飲食，被旁人嘲笑欺負，又無人關懷愛護，未來人生路崎嶇坎坷，所以冀盼自己長命些，這不是因為貪心戀世，而是自己活久一些就可以照料智障兒久一些。看到這些畫面不禁令人淚眼，此番感言正正反映了為人父母「養兒一百歲，長憂九十九」的偉大，是名副其實的可憐天下父母心。

父母親的赤城之心，可昭日月！是的，我依然深信「天下無不是的父母」。



流動空間
方元

每次去北京，總會有意外的發現。這次的意外是在孔廟看到一座孔子的全身雕像。這尊超人尺度的石像，站在高高的基座上，堵在大成門的門前。我本想把攝幾張大成門的正面和全景相片，但鏡頭左躲右躲，就是躲不開這座石像，只好放棄拍攝。

石像不應放在這個位置——不是因為它擋住了我的鏡頭，而是因為它擋住了一條重要的路。在大成門前，你會看到台階的中央有一塊長長的、刻着盤龍的漢白玉。它是為皇帝而鋪設的「御路」。其實，凡是在中軸線上的大殿，都有這樣一塊雕龍漢白玉。它們與甬路相接，沿着建築群的中軸線，貫穿整個孔廟。這麼重要的線路當然不應被石像擋住。

那麼，是誰竟敢把石像放在御路與甬路之間，擋住皇帝的路？他不怕被問罪嗎？北京孔廟始建於十四世紀初，至今有七百二十年的歷史。而這座孔子像的「歷史」不足三十年，是某位台灣商人在一九九三年做的「好事」。他很會選地方——大成殿是孔廟的正殿，是全廟的中心，而成門是進入大成殿的主要入口。幸運的是，皇帝早已不在了，所以這位商人不但沒有被問罪，反而光宗耀祖，把自己的大名刻在石像的基座上。

北京孔廟與一般孔廟的最大不同點是：它是皇帝建的，是為皇帝服務的，因此特別講究禮數。為了符合皇家和儒教的禮規、禮儀和禮制，孔廟的建築規劃、規格和裝飾有一套嚴格的規章制度。實際上，房屋的布局、場所的配置、建築的空間序列都是禮儀的一部分，是表演和推動儀式進行的舞台。這個冒然闖入的石像，顯然是擾亂了原有的禮儀和空間秩序。

今日，人們去各地孔廟參觀時，因常看到孔子的塑像，便認為這是孔廟的標配。事實上，這些塑像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才出現的。在「文革」之前，除了山東曲阜孔廟之外，全國各地的孔廟都沒有孔子的塑像。

曲阜孔廟始建於公元前四七八年，並非一建廟便有孔子塑像。據梁思成編寫的《曲阜孔廟建築年譜》，有關塑像的最早記載是公元五四一年：「北魏孝靜帝興和三年，兗州刺史李延令工雕素聖容」；最後一次記載是一七三〇年：「清世宗雍正八年……秋八月聖像成」。梁思成未能記載的是：一九六六年，這一珍貴的歷史文

孔廟應該有孔子像嗎？



▲大成殿是孔廟的中心。

作者攝

物被紅衛兵推倒、砸爛。今日遊客在曲阜孔廟見到的塑像是一九八四年的仿製品。

不過，推倒北京孔廟塑像的人不是紅衛兵，而是明朝的皇帝。在明朝初期，祭孔沿襲前朝舊制，孔廟仍供奉塑像。但在一三八二年，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重建太學孔廟時，棄用塑像，改用木主（木製神主牌位）。這便是孔廟改制的開始。不過，全國大部分地區仍保留了孔子塑像。由於這並不影響皇帝在南京的祭孔活動，因此全國廢像之事就拖了下來。一二四〇年，明成祖朱棣將京城遷到北京後，本應按照明太祖立下的規矩，把元朝留下的孔子塑像從大成殿中拆除，但朱棣以及後繼的幾個皇帝都採取維持現狀的政策，因此廢像之事又拖了一百年。直到一五三〇年，才由嘉靖皇帝做主，推倒北京孔廟的塑像，改立木主。

隨着北京孔子像被拆除，各地孔廟的塑像紛紛倒下。在這場席捲全國的廢像浪潮中，曲阜孔廟有幸未受波及。為何它能例外？在查閱歷史時我發現：在一三七四年和一二八七年，朱元璋曾兩次下詔重修曲阜孔廟，他不但沒有推倒孔子像，反而「補塑聖像」。可能因為有明太祖的保佑，曲阜孔廟的塑像才躲過一劫。

北京孔廟的歷史與曲阜不同，自嘉靖廢像之後，明清兩朝十七個皇帝、北洋政府六個總統都一直維持着原狀……直到廢像四百六十年後，一位台灣商人橫空出現，才打破京廟沒有孔子塑像的歷史。雖然他的原意是想弘揚傳統文化，但因他採用了錯誤的方式，因而實際效果是破壞了孔廟的傳統。

如果說，商人捐了錢，就可以讓他在孔廟放一座石像。那麼，我想問一問：如果他捐了錢，是不是也可以讓他在王羲之的《蘭亭集序》中加一行字，或在張擇端

的《清明上河圖》上加兩個人物？所有的人都說，這太荒唐了！不論捐多少錢，也不會讓他加字、加人物，因為《蘭亭集序》和《清明上河圖》是古文物、國寶。同樣的，北京孔廟也是古文物、國寶，但為何那位商人捐了錢，便讓他在大成門前加了一座石像？文物管理部門不覺得這件事荒唐嗎？

倘若一個商人見到哪個地方的風水好，哪個地方的名氣大，就去那個地方捐錢、贈送偉人雕像，並把他的名字刻在偉人名字的下面，讓自己與偉人一起名留青史，讓來訪的人一眼就能看到，那麼他是在為社會做善事，還是在為自己做善事？其實，這是借偉人的名氣來宣傳自己，為自己積累社會資本和品牌資本。

有人說：難道孔廟不需要創新嗎？創新應該鼓勵，但孔廟的創新最好限於技術方面，例如避雷針、防火系統等等。既然被列為古蹟文物，它的大原則便是守舊，而不是創新。一座建築一旦成為古蹟文物，它就變成了「凝固的時間」，定格在歷史的畫框中，不但不能搞什麼創新、進化，反而要「退化」——恢復歷史的原貌。所以，從古蹟保育的角度來說，北京孔廟應把孔子石像搬走，以免它混入歷史，誤導今人。

在這方面，北京的文物管理部門可向東京的同行取經。日本東京有一座著名的孔廟——湯島聖堂。一九七五年，一個台灣組織送給聖堂一座孔子石像。不過，去聖堂祭祀祈福的人不會在大成殿的門前看到這座雕像，因為它被放在後院的草叢中。我很贊同湯島聖堂的做法。不是日本人不尊重孔子，而是他們懂得怎樣做才是正確地尊孔和保育古蹟文物。

希望下次去北京孔廟時，那座石像已搬到後院，讓大成門恢復莊重美麗的原貌。

滄浪亭裏木香幽



藝苑草
梅莉

滄浪亭，位於古蘇州城南，是蘇州最早的園林，以古樸典雅見長。對面是可園，可園雖小，園如其名，俏皮可愛，裏面的木繡球與薔薇開得正歡。出可園見對岸樹木高大、清新宜人。綠水倒映着滄浪亭和依水而建的長廊，別有一番江南印象。過石橋尋景，門頭上書三個字：「滄浪亭」。

滄浪亭是以水做圍牆的，尤顯嫵媚。「千古滄浪水一涯，滄浪亭者，水之亭園也」。而《浮生六記》的作者沈復與芸娘曾居住於滄浪亭旁。於是，根據他們夫婦的愛情故事改編的昆曲《浮生六記》就在滄浪亭裏開腔沉浸式演出以來，吸引了多少遠方遊客前往一睹為快。入園左拐，抬頭見一花廊，自上而下開滿了白色小花，如溪如瀑如雪。我認出來這是木香，木香又名七里香，想起還是少女時，校園流行台灣詩人席慕容的詩集《七里香》。木香雖似薔薇，但花形比薔薇小巧雅緻，香氣也更清遠。

記得汪曾祺寫過「濁酒一杯天過午，木香花濕雨沉沉」的名句。江南也下雨，但這次在滄浪亭看到木香花時，是朗朗晴天，並沒有看到作家筆下被雨水灌飽的沉沉木香，卻也見到了花開似雪的美景。木香在古代名人雅士心中，似乎比薔薇更上檔次，作為薔薇科的它也許比嬌艷欲滴好顏色的薔薇顯得高雅素淨。「不信春歸無總擊，尚存一架木香花」，那時流行院子裏都種一架木香花吧？古往今來，誰又不嚮往「木香吹雪人閒坐」這樣的生活方式呢。

新潮動力



市井萬象

「新潮動力——當代藝術與設計展」現正在潮州美術館舉行。展覽共邀請五十四位來自全國各地包括港澳地區的藝術家、設計師展出繪畫、雕塑、潮玩、影像等媒介的作品。展期至本月二十日。

中新社

